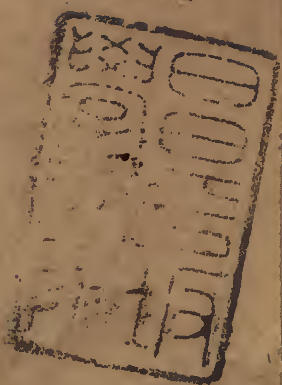


楊忠愍集



漢書門			
類	號	函	架
三	五	八	三
一	九	六	一
四	冊	冊	冊

內閣文庫			
類	號	冊	函
三	五	八	三
一	九	六	一
四	冊	冊	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583	
冊數		4	(2)
函號		317	23



楊忠愍公全集卷之六 草文庫

蕭山毛大可先生鑒定

序

壽韓苑翁尊師老先生七十一序

君子之壽天下之治治道一字通篇眼亂斯道之廢興攸係必天有意

於斯世斯道之治且興也而後昇之以有永而不窮

然昇於有位者則文多效北宋蘇氏習氣此亦復不免或限其時而不及為明道之事昇於

志學者或限其位而不得與夫行道之責則其所係

者亦偏焉矣惟我苑翁老先生之壽天下之治斯道

之興恒必賴之謂天以全壽畀之也非歟蓋君子所
貴乎壽者非徒自壽已也為其能壽天下也能壽斯
道也苟無補於治與道將焉用壽是故凡厥有位孰
無治理之責然志存經濟者或奪於位之弗久而趨
時固寵者又終其身而無濟於天下之事其何補於
治也惟天純佑篤生先生天地忠誠渾厚之氣悉萃
之矣其以天下為已任也越在內服彌亮率下越在
外服綏民迪功越在翰苑文章範俗越在邊鎮強藩
恬服彝口備畏斯固載在文冊昭人耳目天下之所

賴以為治者其在今日撫守南都又能操持其紀綱
而鎮撫其百姓天下之根本以固宗社之靈運以培
南服以靖四方亦因之以寧矣行將經綸燮理之任
屬之則所以係天下之重者何如也我國家道學之
統自薛文清諸大儒出講明正學後先相望斯道之
興也久矣自是而明道學者或口談性命之言而身
道學流弊如此非親經體驗不能道出
冒貪汙之行或外飾溫厚嚴肅之貌而中藏毒忌閤
濁之心或始而卓越峻潔凜不可犯終而喪其所守
流於汙下而不羞者則其所學不過欺世之機械釣

名之終歸耳。不知有得於道焉否也。先生以純篤之
資。果確之志。蓋自弱冠時。卽有志性理之學。其學之
原則以精一爲宗。其學之要則以培養夜氣爲本。其
學之實則見於拾遺意見。經緯志樂六經說諸書。當
其晚年。天又假之以南都清逸之地。使得優游暇豫
沉潛道真。平生事業至此盡收拾而大成之。一時論
得道學之正脈者。皆以先生爲首稱。則所以係斯道
之重者何如也。是蓋天欲永天下之治於不替。故不
得不壽先生以久其施。天欲啓斯道之傳於不絕。故

不得不壽先生以要其成而大其所至。始而以先生

係天下斯道之重。故爲天下斯道而壽先生之身。終

而以天下斯道係於先生之身故必壽先生而藉以

壽天下斯道之大。則所以昇之者固爲不偶然。先生

之致治而其道行則有以壽天下之命脈。闡學而其

道明則有以壽斯道之命脈。其所以仰答上天昇壽

之心者又豈小補云乎哉。士大夫之壽先生者舉忻

忻然曰。苑翁年雖七十有一。然精神凝固。丰采燦然

步履强健。視少年無以異也。期頤之域可必至矣。夫

以是而壽焉未足以盡之也先生之壽可以年數拘
哉天下之治垂之千萬年而無斁則先生之壽與治
俱矣斯道之統傳之千萬世而無窮則先生之壽與
道俱矣故謂先生之壽爲天下之壽可也爲斯道之
壽可也謂天下斯道之壽卽先生之壽亦可也不將
與天地同乎故曰天以全壽界先生盛叨門下旣幸
先生及天下斯道之壽又幸其將來自壽之有地也
於是拜首稽首忻躍謹書

壽徐少湖翁師文

君子之壽當圖不朽之真而所以壽之者貴有懇懇
相勉惓惓相成之義頃瑣年數之末頌祝之私皆所
不取也世之言壽者不過曰享年有永而已然命稟
自然固一定不易年歲自積於人之賢不肖無與焉
若以此爲壽則夫簾肆堀巖翁伯張里哆順冥蠢懷
殘秉賊者靡皓威蕤不可勝數且多不踰百年耳過
此以往卽絕景吞響煙滅無聞雖謂之不壽亦可也
惟夫修諸已者道德卓犖建諸用者勲業赫耀垂諸
後者典謨曄曄則邈無紀極可與天地相終始夫是

之謂不朽而壽之所以爲真也。今夫言壽之至者莫
天地若然。天與一歲舉終局出天地之所以爲壽者非謂其形體不毀已
也以覆載之德生成之功無聲無臭之教足以父母
萬物無窮耳。否則亦冥然翕聚之氣塊然凝結之質
而已。非所以悠久無疆億載不朽者也。是故人知壽
於年者爲壽而不知壽於理者斯壽之真。知壽於身
者爲壽而不知壽於天下者斯壽之大。知壽於目前
者爲壽而不知壽於身後者斯壽之永。非深達始終
之故善權修短之算者孰能論壽於命數之外而不

求壽於年數之間乎。恭惟我夫子黃閣元老黑頭相
公以年言之似尚未可以壽之者。然觀諸所修爲者
所建立者所垂後者半生積累已足垂萬年不朽視
世之昏耄罔生無所寄付者修短之相絕也亦猶蕭
艾夕枯之與松柏久茂也榮辱之相背也亦猶衣赭
與臺之與危軒華袞也已不可同年語況由此而進
焉其所爲不朽者當益宏遠峻懋謂不可以壽之乎
昔丙午歲二三子稱壽於三槐堂嘗記夫子舉爵爲
令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其次言壽再令

曰立德要知似德之非立功要知貪功之戒立言要知尚口之窮言壽要知罔生之辱夫德壽之基也功壽之興也言壽之華也卽樽酒教令之間而不朽之道備矣然三者見其始而未見其終著其端而未究其極則誠門弟子之深懼繼自今上之果能永肩一德不惕威改節以悅俗固寵次之果能以身殉國事專報主建掀揭非常之功次之果能崇正論主國是排邪議黜枝葉有格非反經垂教範世之益終之能居之以恒至老不變不先貞後黷蹈所謂似德貪功

尚口罔生之愆則可以輝名崑鼎勒伐金冊三者垂萬年不朽壽卽享萬年不窮而瑣瑣年數之末誠不足言矣使或較齡算之短長略行誼之臧否急一身之利害視天下之治亂若秦越然則已往之行墮於垂成將來之年俱爲虛假斯不善自壽者之爲固知夫子必不爾爲也噫夫子以一身任天下之重則所以圖不朽者不得不持之以有終天以天下之責付於夫子之身則所以壽平格者不得不錫之以有永又何俟門弟子瑣瑣勸勉頌祝之乎哉

苑洛先生志樂序

世之談經學者必稱六經然五經各有專業而樂則滅絕無傳論治法者必對舉禮樂然議禮者於天秩不易之外猶深求立異可喜之說至於樂則廢棄不講全德之微風俗之敝恒必由之良可悲夫然律呂與天地相爲終始方其隱而未彰也天既生哲人以作之則于其既晦也天忍任其湮沒已乎闡明之責蓋必有所寄者先生自倣秀才時便抱古樂散亡之憂當其歲試藩司聞諸督學虎谷王公云律呂之學

今雖失傳然作之者既出於古人則在人亦無不可知之理特未有好古者究心焉耳先生於是惕然省悟退而博極羣書凡涉於樂者無不參考其好之之專雖發疽詩愈不知也既而得其說矣於是以蔡元定有直解律呂新書作解註之作然作用之實未之悉也自是苦心精思或脫悟總。是。真。學。問。於載籍之舊或神會於心得之精或見是於羣非之中若天有以啓其衷者終而觀其深矣於是其書名苑有志樂洛志樂之作曰志云者先生自謙之辭也非徒志而巳也是故律生聲鐘生律馬遷著之矣而律經聲緯之遞變

律歷志律書而不入禮樂志樂書可驗也看禮

體十用九之明示則未之及也圍九分積八百一十

分班固著之矣而管員分方旋宮環轉乘除規圓之

圖則未之及也六十調八十四聲蔡子著之矣而起

調則例及正變全半子倍之交用調均首末長短相

生之互見則未之及也六變八變九變之用周禮載

之矣而以黃鐘祀天神以蕤賓祭地祇以太簇享人

鬼一造化之自然以黃鐘一均之備布之於朝廷宮

闈實古今之絕唱則又有出乎周禮之外者也宏綱

細目一節萬變信手拈來觸處皆合樂之爲道盡於

是矣志云乎哉其於先儒世儒之圖論備錄不遺者

是固先生與善之心然亦欲學者考見得失焉耳方

其始刻之日九鶴飛舞先生之庭者久之識者以爲

是書感通所致觀仰沫出聽之說則鶴之來舞也固

宜而其得樂之正也此非其明驗矣乎昔人謂黃帝

制律呂與伏羲畫卦大禹敘疇同功然卦疇得程朱

數子而始著律呂得先生是書而始明則其功當不

在數子下豈曰小補云乎嗚呼太和在成化宇宙間

故先生所由生太和在弘治宇宙間故是書所由始

太和在嘉靖宇宙間故是書所由成則其作誠不偶然也後之有志於樂者苟能講求而舉行之則太和將在萬世之宇宙而先生之功至是爲益大矣然不苦心以求之何以知是書之正不得其說而精之又何以知盛之言不爲阿私也哉噫盛不敏雖學之而未能也講求之責深有望於同志君子云

送張龍翁老先生拜相序

嘉靖己酉歲春二月我龍翁老先生自南都冢宰拜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先時陰雨彌旬可厭迎

命之時倏爾澄霽萬里一色若造化有以示其機者士女觀者無智愚大小皆以朝廷得相爲慶天人之交與何昭昭也盛等奔走稱賀先生乃戚然言曰惟予無良承茲大命深貽無窮之憂將焉用賀二三子惑咸相謂曰君子之仕也不得於君則憂不得行其所學則憂不得立大功於天地間則憂乃今三者則俱得之矣不知先生之憂也何故及退而思之然後喟然歎曰先生之憂其國家之福乎蓋天下之事每成於憂而敗於喜夫喜則縱縱則視天下之事皆易

也。而忽心生。憂則畏。畏則視天下之事皆難也。而愼心生。愼忽之間。天下之治亂攸繫甚矣。人臣不可一念之不憂也。然憂有一已之憂。有天下之憂。夫憂以一已。則其憂也私。患得患失。將至於終其身而不可解。憂以天下。則其憂也公。雖身膺無窮之慮。而天下之至可樂者。隨之。公私之際。憂樂分焉。不可不辨也。先生自做秀才時。已有先憂後樂之志。則夫身任天下之責。其憂固有所不容已者。况夫事之阻滯難處者。又無有紀極乎。是故或係天下之根本。或係國家

之安危。或係正學之廢興。或係世道之升降。或係綱常之修墜。或係風俗之盛衰。凡臣子所不忍言者。更僕未易數正。賈誼所謂可爲痛哭流涕者也。此而安常處順。則亦可以自樂矣。必欲殫智畢力。整頓振作。使氣運景象。一如國初宇宙間。不亦難乎。則夫其始也。以天下之憂爲已之憂。其既也。以已之憂與天下之憂國者共。其終也。至於天下無可憂之事而已之憂亦因之以釋。是固先生所以行道立功。先憂後樂之心。而天人之所以交與乎先生者此也。謂非國家

之福乎。盛等叨門下其憂樂之情常相關故惟述其所以先憂者如此。若夫歌詠頌美之辭固有待於天下既樂之後也。豈敢預贅左右以啓其矜喜之端哉。

集張節婦冊葉詩文序

成天下之事功易立天下之節義難語。節義之難者又莫難於婦人之所守。夫人固多事功懋峻赫炫照耀一世者。然或出於遭際轅合矯激騁術以濟其所爲。斯固遇之至順。凡有中人之才者皆可能之。裕如也。至於當天下之至變而能氣如雷霆立如山嶽雖

此固非先生不能到也

窘辱頓挫生死利害交於前而不可少動則非見足以定守足以確力量足以擔當負荷者鮮不仆矣。然又出于一時義氣激發所致。初無俟於持久操守之難。使歷之以終身。又未知不變否也。惟夫婦人之守節則撫而幼孤振而先業陰柔之身百責所萃其負荷之難如此。內無所藉外無所資。煢然獨立狼狽無依其植立之難如此。斯須檢點之或疎則羣議紛然而起凜凜焉戒慎避嫌之心自少至老一時不敢少懈則必有聖人之資聖學之功者始足以守之而不

淪其操存之難。又如此。則視丈夫之成事。功立節義者。難易何如也。是婦人之所守。不爲天下之至難者歟。臨洮張婦王氏之守節。其艱苦萬狀。雖不可以盡述。然觀諸張子免溪之狀。王子漢陂之傳。許子少華之表。則其負荷繳。寬。其植立其操存。又不爲婦人守節中之至難。至難者歟。其上而朝廷旌表之。下而諸君子歌詠歎賞之。固足以彰激勸風俗之典。亦足以見良心不灰之機矣。然節義在婦人者。郡縣俱有之。而節義在丈夫者。自。道。天下固不多見。節義之難者。婦人盡之。

無少歉。而節義之易者。丈夫固反虧之。豈非光岳氣分。天地山川精粹之氣。不萃於男子。而盡萃於婦人之身乎。無亦朝廷於忠義者之。不獎奸悖者之不誅。此天下之所以無懼而勸也乎。王。文。成。兼。事。噫。古人之節義。少損者。功。節。義。而。儒。者。反。訛。之。後之功業。足以贖之。今之人。不惟節義之掃地。又足以壞天下之事。古人之同於婦人者。已爲可耻。今之人。其所爲所行。反婦人之不如。予於此。重爲感且媿矣。諸君子。其毋徒歌詠婦人也乎。

引

題兩洲王老先生誥命咨引

十有八年春我兩洲翁以南京禮部尚書三載
考最帝曰都哉朕嘉乃丕績會南京吏部尚書缺
議請以翁代帝曰俞哉時克統朕百官暨家宰論
翁以當進階誥贈推恩三代請帝曰欽哉惟時
乃功爰進翁階爲資政大夫贈先淑人爲夫人
祖乃父如翁官妣及祖妣如先夫人秩蓋聖天子知
翁甚深任翁甚專而眷翁甚隆也及咨命寵頒翁感
躍無已遂載諸軸題曰隆恩命盛贅言於末盛於翁

爲門下士義無容辭者乃拜手稽首颺言曰於乎翁
之此舉其忠孝兼至矣乎然謂翁之忠者以昭君賜
也謂翁之孝者以彰先德也乃翁之意則欲持此以
爲不忘其君親之具而教天下以忠孝之機夫豈人
之所能識哉蓋人臣非不能報君之惠而不敢忘君
之難夫人子孫能顯其親者何限而不忍忘之者蓋
鮮矣臣而至於一念之忘其君子至於一念之忘其
親則其所以報之顯之者未知有得于忠孝否耶惟
天純佑我國家故賚翁爲之臣惟天眷王氏之世德

故昇翁爲之後則翁之一身固忠孝之管也是故唯
翁之忠在朝著唯翁之孝在家庭唯翁忠孝之實在
史冊斯固夫人之所共知者其在今日之膺榮命而
必軸以懸之朝夕在目是不可以識翁忠孝之心哉
翁之心不以一念而忘其君親者也而猶寄其識於
誥贈之典者蓋欲其觀綸音之重若日對越乎君視
兩意贈秩之崇卽先人之常如有見耳夫日如對越乎君
則思所以報之者自不容一時之或弛先人常如有
見則體祖父承恩欲報之心而殫智畢力代之以卽

答者自不容一時之少懈是則翁之所以不怠其君
與親之心也雖然必俟有所感觸而後不怠則其爲
忠孝也亦有間矣翁之忠孝出于天性而其所以不
怠者夫豈有待於此抑亦假之以表率百官垂訓子
孫焉耳是故使子孫百官有所感而不怠其君則所
以報之者爲無窮而其忠卽翁之忠有所感而不怠
其親則所以顯之者爲無窮而其孝卽翁之孝推而
萬世臣子知所以報之顯之者皆翁之不怠者起之
又非卽翁之忠孝矣乎是則翁之所以教天下以忠

孝之心也。夫既盡其已之心，又推諸人而使各知所以自盡，則謂翁之忠孝爲兼至也。非歟？噫！體翁之心者，是又在翁之子孫及厥百官而已。盛雖不敏，誠願與賢后昆暨羣屬共勉焉。而後之觀者亦將有所感夫。

望雲思親圖引

人子愛親之心，存於中而不可解。然後思親之心隨所在而不能忘。世之言孝者，不過曰含菽縕絮，致滋美，勤定省，殫服厥事而已。然朝夕在側，固其情之不

得不然而少知天性之愛者，皆可以爲之易易耳。乃若遠從王事，時當慕君，非真有愛親之心，其孰能不遷且忘乎？齊人孫子以儒行充獄掾，予以排奸繫獄。孫子常侍左右，一言及厥母，卽垂涕飲泣，其憂戚思慕之情藹如也。今既三年矣，每言及之，其涕泣憂思之情如初。予因此一節甚重之。鄉友米子華乃原仁傑故事，繪望雲思親圖贈之。椒山子爲之引曰：孫子之愛親如此，可謂孝矣。然孝之道尚有進于此者，夫人之_{提○於○痛○楚○}一身於親，則謂之子於君，則謂之臣，均之無所

逃焉者也。然方其事君也，鮮有不忘其親及其事親也。又鮮有不忘其君者。是忠於君而孝衰於親而忠廢又焉得謂之忠與孝乎？孫子今日之事君，既知所以不忘其親矣，則夫他日歸而事親也，顧可以忘其君乎？其事君而思親也，歸而養之孝，不可以不篤矣。則夫他日事親而思君也，起而官之忠，惡可以不至乎？是故孝能忠於君者，孝之全也；忠能顯其親者，孝之大也。此愛親之道，視諸望雲而思者，何如耶？噫，臣子之事君親，惟在乎一心而已。心苟在乎君親，則

要領在此

鞠躬盡瘁，固忠也。逃跡山林，亦忠也。舉足不忘固孝也，不得已而至於忘之，亦孝也。不然，則致赫炫之業，膏君子謂之負君，聚百順以事者，君子亦謂之不肖子。况屑屑於聲色之末，觀美之具乎？孫子歸而質之鄉士大夫，其愛親之道，諒又必有進于此者。當反而告子可也。

劉司獄承恩圖引

風雨霜露皆上天生物之仁，而雨露之恩為最渥。爵賞刑罰皆人君惠臣之典，而爵賞之恩為尤厚。古之

人臣雖刑罰之加猶且感其曲成之愛而圖報之思無窮况夫爵賞之施所以行吾之志而厚吾之生者其報禮之重當何如也世之爲臣者以彌縫爲要位之機械以阿諛爲固寵之筌蹄方日幸其已術之能中豈知其恩惠之在君是故圖報之心輕以疎而盡忠於君者蓋鮮嗚呼臣道之不見於天下也久矣孰謂不敢忘君之恩乃有如司獄劉子乎劉子關中人以儒行起刀筆官于刑曹方予以排奸被杖繫獄適劉子治獄事自侍左右躬湯藥進飲食徬徨奔走於

其間故予得僥倖不歿者劉子維持保護之功居多甲寅歲以三載考最得膺敕命乃感激繪圖誌不忘云椒山子爲之引曰爲臣不忠於君惟知思故能報凡以不知君恩之重起之也蓋人臣一登仕版則此身已屬於君其宮室服食之美車馬妾御之奉父祖妻子之榮無一而非君惠之所及則恩同于天蓋有如雨露之至渥者苟少思其君之所惠必將以心攄君以身殉國匡輔君德弼成王業鞠躬盡瘁朝夕不遑矣惟其受君恩而不知則視君於已若不相屬者欲其盡忠也不

亦難乎。劉子以承恩繪圖可謂知感君恩而不怠矣。
然錫子有大小。皆人君爵賞之恩。官秩有崇卑。皆可
以盡其職而重其報。而司獄民命所係。又於報君爲
最切。則夫仁以宅心。廉以律已。勤以趨事。誠以御物。
以求仰答君恩之重。端於劉子有望焉。否則急身圖
則汗輕民命。則殘事矯激。則怪尚煩瑣。則迂謂之棄
恩負君。而所謂繪圖之意亦虛矣。噫。舒慘並行者。上
天生物之常也。寵辱迭用者。人君御世之權也。人臣
欲不忘爵賞之恩。請自不忘刑罰之恩始。

跋

跋冀梅軒留朱子語略後

子子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仕學一道也。但世
之學者。皆溺於詞章之末。或優而仕也。亦利祿而已。
爾世之仕者。皆急於刑名兵賦之圖。或優而學也。亦
技藝而已。爾未仕之前。其學已如彼。既仕之後。其學
又如此。道學之不明也久矣。何幸於梅軒有望乎。冀
子梅軒方其學也。無非身心性命之懿。及其仕也。無
非爲國爲民之要。則仕豈世之所謂仕。學豈世之所

楊忠愍公集
卷之二十一
謂學乎其提牢見諸躬行一月非俗吏所能及祛獄弊恤獄囚疏獄滯嚴獄防
罔不竭盡心力或少餘暇則讀書不輟其所讀者又
皆身心性命之典於事竣乃以朱子語略畱於秋官
別署噫觀提牢之政則梅軒之仕可知已觀此書之
畱則梅軒之學可知已抑楊盡致道學之不明也久矣何幸於
梅軒有望乎

說

介軒說

介安從生生於吾心之義義又安從始始於在天之

利是故本諸心而原諸天非由外鑠者也夫人之所
以植綱常弘德業參天地匹聖賢皆賴此以爲之質
幹是可苟焉已乎介有實地非身者焉能言然
垂復以忤物則似介之剛而非剛矯情以駭俗則似
介之廉而非廉毫釐千里不可不察也而世之號爲
介者乃不求其合於天而求其合於人不求諸吾心
而求聲音笑貌之末故能介於外者或不能介於內
能介於始者或不能介於終則似介非介不過欺世
之機械要寵之筌蹄耳其害介也不既深乎觀李封

君之介。自心而身而家而鄉。其介之操。同自少而壯。而。始。終。而老。其介之操。又同。夫固合內外始終而一之者。謂之天下之至介。非歟。則以之名軒也。固宜。論者猶以封君之介。不及於天下。惜之。然述之者。有司寇禹江。則天下之頌其介也。固有待矣。噫。不苟和之謂介。然介而不和者。偏也。不苟取之謂介。苟有意取名焉。雖非貨利。亦謂之取矣。敢以是足介說之義。

記

記開煤山

臨洮入十里鎮林峽有煤山二區焉。一在峽之西。一在地竺寺前。先是開者數爲番民所阻。有司至不能制。予以諫開馬市。請官狄道尋欲開之。而不敢專也。會庠生張子汝言。自於府縣允之。委府相陳言往董其事。乃番民阻之。又如昔。予遂偕揮使李子節。門人李維芳。陳恂。宋誥。親往治之。至則先恩威並施極見。懾之以威。次惠之以賞。由是煤利以開。番民遂服。予不喜煤利之開。而喜番民之服也。遂記之。

書

與繼津年兄書

承問足見兄爲國之忠樂善之誠弟不當阻抑之以
隳其向上之志但愚衷有見其不便者數條請上陳
之備採納焉此事部中允行而人皆避事蓋難其人
而兄獨勇往任之則爲衆悅公今本部旣束高閣而
兄欲強行則堂官惡之同僚忌之此不便一也兄爲
拯援小弟之故讐家欲害而無由乃今自尋事幹是
白居受害之淵藪此不便二也弟訪問宣大將官俱
云地方狼狽已極兵馬必難整飭所謂雖有善者

如之何兄欲任之萬無成功之理昨何道長慨然有
開海運之請一無成功人皆笑之此不便三也到彼

處行事凡有謀爲必先題請兄自忖當道者果欣而

明制誤事在此

允之乎抑或故阻其所爲乎此不便四也許公之請

必欲其駐劄陽和城兄無兵馬之寄一遇有警軍將

各守信地遺一空城口或逼圍將何以爲保身家之

策此不便五也整飭兵馬責任甚重萬一失事其責

當與將領督撫等兄自忖其當道者肯恕兄乎抑必

加重於兄乎此不便六也細觀許多之疏蓋恐一時

失事兵部叅劾故。扯兵部官在內。將欲謝擔於兵部。○謹○慶○精○密○
衙門。且又云。責令容彼提調。則若彼之屬官者。勢機
在彼持握。豈得自專行事。無事之日。受彼提制。有事
之日。替彼頂缸。成功難必。禍害預知。此不便七也。夫
識時勢者在俊傑。此等時勢。兄識之久矣。而必欲爲
此者。蓋一念爲國之誠。故利害有所不暇顧耳。然欲
幹天下之事。○纔○是○大○豪○傑○語○若○一○味○不○怕○死○空○落○意○氣○當思如何下手。如何收煞。事成如何結
果。不成落何名。自灰生。雖不計畢竟果不徒灰否。思
之思之。又重思之。弟非阻兄忠貞之爲。若損友者。蓋

○旁○觀○世○明○
眞見事。必不可成故耳。况此時兄十分小心迴避。猶
恐禍及何乃。自投禍機乎。情出迫切。不覺涕泣之道。
直述其事。詞意不倫。幸惟情亮。

又

仰讀手教。足見兄以天下爲己任。敬美敬美。宣大係
天下安危。弟豈不知。使弟在部。必爲兄之所爲者。乃
阻抑若此者。何蓋以兄處最嫌疑之故耳。况老賊報
復害人之巧。入于至神者乎。此弟之所甚慮。而知已
溺愛迫切之情。如何能已。此事在他人爲之。如何不

可。而在兄爲之。則甚不可。兄才尚有大展時節。此時且斂鋒蓄銳。俟時可爲。則轟烈一場。勿徒惟盡其心。而不計事之成否。人皆知致身爲忠。不知爲天下愛其身。尤爲忠之大者。請兄更思。

上徐少湖翁師救荒愚見

某既以言得罪。空絕口不言天下事。但聞窮民病苦之狀。若割心肺。日夜憂思。至廢寢食。故有欲默而不容忍者。而夫子抱能受言之量。居能行言之位。而某極荷相知。又有可言之機。寧容隱乎。謹陳救荒愚見。

伏請尊裁。城中饑餓。人驚惶。似非太平。

景象。夫京師之民。各有身役常業。何以頓至於死。而

所死者。皆外郡就食之人也。蓋緣各處司民牧者。無

救荒之策之心。而京師有捨米捨飯減價賣米之惠。

故皆聞風而來。當其事者。又不肯盡心。鮮有實惠。故

每凍餓以至於死。是以京師爲溝壑。誘外郡之民而

填之也。救荒自有均平普徧之政。何必煦煦然爲此

小惠。誘民以至於死乎。莫若行令各處撫按有司。作

急賑。濟然後出給告示。諭以本處賑濟之故。使各歸

鄉里又將所捨之米預支二三十日此不可少以爲回家盤費之資則窮民有鄉井飽食之樂京師無灰亾道路之慘矣連年豐稔正有此歲之餽一郡之粟自足以供一郡之食特在上者區處之無其道耳官倉之粟可賑濟也亦可價賣也富室之粟可勸借也亦可責令減價糴也蓋官倉除備邊急緊不可動支外其餘有積至數十年將腐者合暫變賣收價到秋易新似爲兩便富室有積粟至千萬石者皆坐索高價以邀重利在官易虛惟此是實濟耳故米價至于騰踊合依少定價裁抑之又當以禮

此尤不可少獎勸借官給以帖到秋償還則米價自可日減窮民自返故鄉矣窮民既無處辦米或賣產傭工止可得錢今乃分爲等類定爲價數則錢法紛亂而民益告病矣夫錢法之行也或朝貴而暮賤或此處用而彼處不用若有神以使之雖市人亦不知其所以然也其可以官法定之乎爲今之計當爲權宜之術不分等類不問大小俱責令折算通行其價數之多寡任從民便官府不得而與焉則錢法可通而商民俱便矣米價騰踊日甚一日今定爲官價似爲裁抑之術

然在京師則有所不能行者蓋各舖戶之米俱貴價
○苦○心○體○貼○糴買非若外郡富家田內自穫然今定爲輕價彼豈
肯折本糴賣且各處販米者一聞價輕孰肯再來外
米不肯來內米不肯糴不知其將來至於何如也如
定米價亦俟春間販米至者多然後議之北地旣荒
全賴南米之來使河道阻滯則來者延遲恐緩不濟
事賊盜甚多或搶掠一船則後者聞風孰肯再來今
宜行令各河道官使開河之時先放米船行一遇壅
○壅○如○此○可○感○可○涕○塞則遣官夫拽運一若轉運官糧然則米正月終可

到矣又行令各處地方官使嚴加巡捕防守護送則
販者無失米之憂所來者必多矣南米來者旣多又
憂米價之不減乎盜生於貧雖勢所必至然荒年而
至於盜起斯亦可憂矣聞各處撫按分付各屬官今
且暫寬治盜之法其意懼生變也以故各官於賊盜
之獲俱姑息寬縱之此端一開爲盜者衆貧者日至
放肆富者日不安生是民之爲盜雖起於年凶亦上
○王○言○子○推○官○陳○賊○子○言○海○國○各○臣○當○若○堅○執○抵○法○
之人有以教之耳夫濟荒自有長策未聞教民爲盜
以救之也况漸不可長民不可逞恐隄防一徹紀綱

遂壞其變有不可勝言者○夫○其○且○幾○及○官○長○之○府○庫○之○可○莫○可○莫○宜行令各處撫按有司使遇賊盜仍治之如法則禁盜乃所以止盜而止盜正乃所以救荒也

與少司寇吉陽何公書

何公四札係先生遺筆原集未載今補刻

敝鄉人劉大使便曾具小啓想已達左右矣得教命後卽告病山居涵養數年然後出而幹事此弟定志也不意方投文書卽有此轉聞命驚惶若有所失以未成之學疎直之性進則有敗壞之凶退則有避事之罪○自○現○經○是○了○了○天不成就用之太早幾非在我奈之何哉連日

與二三相知講求出處之道議論紛紜莫知折衷請爲吾兄陳之或告弟曰方今之世和光同塵可以免禍以子所爲禍定不免與其得罪於人陰受不測之禍孰若出位建白○此○直○道○已○所○現○行○事○主○見○已○定○假○爲○實○難○知○足○直言時弊○年○十○五○年○雖○說○兼○各○要○只○一○說○非○真○有○效○擇○也○爲田野之人以圖不朽以求不忝所生不亦可乎此一說也或告之曰天下之事尚有可爲與其愚直以取重禍莫若上疏自獻收豪傑募處士行邊疆圖方略相機審勢與口決○請○機○審○勢○與○口○決○一○戰○以○報○蒼○生○殺○擄○之○讐○以○一戰以報蒼生殺擄之讐以雪朝廷城下之恥不亦可乎此一說也或告之曰位

卑而言高罪也。力小而任重，任也。莫若盡其見在之職，不爲出位之思。此則庸、衆、皆、藉、口、矣、要、當、不、變、初之首，梟口口之頭，不亦可乎？此又一說也。卽此三說證諸本體，莫知取舍。學問至此，莫知究竟。萬望尋便速賜指教，以爲弟行止依歸。甚幸甚幸。弟自到家，養靜工夫不敢放下。其處已接人視前次亦差。缺二字昨過易州，登太寧諸山，乳泉諸洞，遊覽之暇，檢點前後似若少進。但一入京師，目前此目是與衆來炭非與衆來者世情人物俱見可惡。若不可一朝居者，極知此是病痛。常自寬假，然此根終

排遣不去。不知吾兄將何以教之乎？此時此際，真若自天堂而墮於地獄，由僊侶而降爲衆生。寅入酉出，日幹瑣事，回思南都，不覺痛哭流涕。至忙迫中，不及詳告。統容鄙布，不盡其外。執扇之約，弟赴京之遲，兄舉事之早，故坐失約。然都下之品題，不外於前日之相議者也。拱候大政報成，奉賀不具。仲春念八日，得華劄。季春望日，生盛頓首覆。

又

違教渴思，非言可盡。南遊已久，歸來風土反不能習。

日食赭椒夜臥熱匠痰火盛發遍體熱瘡兩耳壅塞
四肢麻木臥床月餘方少愈而家叔病故貧不能葬
凡百惟弟承當故臘月赴京之行不果意圖考滿得
敕命後卽臥病不出未知竟能遂否也自抵家惟居
野邨春來病少差日與舊會友數十人講舉子業會
文之中因寓性命之談初若不相入邇來則浸浸然
動矣敝縣大尹亦時入講一時士風若爲興起弟學
綿力薄不能日新良用爲懼也別時分付事弟未入
京無以應命今年大事南都士夫俱相慶得人吾兄

一生之道德功名皆於此事定之可不慎乎則夫知

仁勇三者不可不朝夕體貼也去秋上龍湖翁小啓

啓末云有一時之富貴有萬世之事功有目前之榮

辱有身後之褒貶不惟以義言之其輕重分明雖以

利言之其輕重亦較然可懼也審幾定趨是在老先

生歲暮亦以此告少湖翁若爲見別敢不揣僭妄再

爲負宰相之望者獻之可乎一代宗道專望吾兄主

張不可不憂勤惕厲也回瞻雅會領教無由僊凡懸

隔曷勝仰戀鄉人劉大使便謹此代候匆匆不盡欲

言統惟鑒諒新君二十七日生盛頓首拜具

又

別時辱教言諄諄切於骨髓弟以愚疎謀爲拙謬自

貽顛躓此札在錄時矣負教甚深園土二年仰托雲庇居食如常身

心寧靜患難缺二若有所得是前日相講之學乃今

日受用之處也所苦者危疑子立日伍囚徒一點生

機不見長進恐終爲鐵脊漢而已便中望賜教萬萬

此時此際生來未上誌表之託兄與淡泉諾之矣不

知肯不負否也有懷如海萬難悉一統惟鑒諒不盡

仲冬念二日弟盛頓首謹狀

又

弟足初屈不能伸此亦在錄之今夏一場傷寒則全愈矣且身體

勁健異於昔日承諸同志周給不惟用度充足且置

田百餘畝可以供給無窮更奇今秋人田俱潦獨弟田獲

收六七十石人以爲神云是弟坐監反勝做官多矣

兩箇犬子一十歲一六歲新開蒙讀書俱聰敏可望

賤累輩俱喫齋日誦道經祈弟平安弟禁之不止亦

任之而已十歲子已省人事與弟婦經理家務內外

嚴肅弟可無外顧之憂謹瑣瑣告說以紓吾兄愛弟之慮老賊千方百計必欲置弟於死賴聖明還有主張今秋朝審賊輩以裕府差人送飯打路之說騰播中外亦聞主上幸聖明不究其事此時弟甚危矣豈惟弟危雖裕府亦恐不利也自大廓老去後弟缺三字無憂矣

辭陝西巡按劉取書院帖

辭按院二帖原集未載今補刻

臨洮府狄道縣典史楊繼盛上言職官居首領分在鄙賤每於吏事之委卽趨赴不敢辭况蒙本院按部

鞫昌禮取書院教兩府生員夫以卑賤之官付以尊重之任是雖優處之典實篤年誼之情苟非木石自當知感豈敢遲緩惹罪不便第以學疎行簡既不足以語師道之尊嚴而事有牽繫於心又有甚不可已者念職之及門受業五十餘人日相切劘情意相孚此時不忍遽離且買山一區造書院數間尚未落成此時功虧未免廢棄又買贍學山地一千六百餘畝如許經畫豈非古人一以供給諸生一以教民農桑此時不治未免荒蕪如說得可念縣舊無社學已買基址尚未修建儒童二百餘人尚

在寺讀書此時中止未免散去其分理縣政尚有數事未曾就緒此時離任未免中廢凡此將成諸務一旦廢棄不無可惜切思臨洮鞏昌皆本院所按屬者也鞏昌有書院臨洮亦有肄業之所必顧取本職離任往教而不移臨洮生員於鞏昌莫若移鞏昌生員來學於臨洮使職在任兼教則既得以訓生徒又得以盡官職終其前事似爲兩便瀆冒尊嚴處罪處罪嘉靖三十一年正月初六日

再上辭帖

職以卑賤之官本不足以當師道之重乃蒙憲牌誤取書院教兩府生員昨具帖辭不敢直言茲再蒙憲牌提取不得不直陳其情切惟召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孔子取其非名不往庶人名之役則役召之往見則不見先儒釋以爲往役者庶人之職不往見者士之禮豈非以禮義所在不可往且屈乎夫古之虞人庶人猶知守已之正職官雖卑賤其志肯甘虞庶下哉本院如名之以有司之事則固典史之職也職敢不以分自處乃拒上官之命令召之以教訓生徒

則有師道存焉。職又安敢不以禮自守。乃淪於辱身。枉道者之爲。苟謂職卑賤無可取也。固宜踐踏之。不足不當付以師道之重。如謂庶幾可以充師任。則固賓師之責也。未聞欲延師者。乃治之以官府套數之常。今之師道不立久矣。古之師道則可稽也。或求諸市井。或求諸山林。或求諸草茅田野之間。故雖古之明王。必致敬盡禮。後之嗣主亦知卑禮厚幣。凡以師道尊嚴。不可挾勢位以屈之也。本院有志書院。是志欲行古道者。欲行古道。乃不能脫勢位之套而挾之。

此。在。恒。定。之。受。也。若。僕。隸。然。一。則。曰。毋。得。遲。緩。二。則。曰。毋。得。

遲緩。是以典史名之也。夫既以典史名之。職敢不遵朝廷之謫命。守典史之官職。而乃爲出位之往乎。且古之設書院者。專以講明道理。今爲書院計。而挾勢位以延其師。則所謂書院者。不過利祿之淵藪。功名之筌蹄耳。其於斯道何所補哉。故雖不爲此。亦可也。職赴任以來。其處上官僚友。不敢一毫僭越。今乃若與本院抗者。非敢固傲取罪。蓋位之所在。雖不敢踰。而道之所在。亦不可苟。如以牌而取。適牌而往。不惟

取知道之笑其如師道之不立何是職之卑賤不足
惜而師道之不立則深可惜也嗚呼書院盛事也延
師盛舉也本院負其勢欲其人而閉之門卑職守其
道寧喪溝壑而不顧且恨此相遇之所以甚殊而盛
事之所以難成也歟謹將原禮呈納伏乞稽諸理而
恕其狂矜其愚而不錄其罪不致縉紳之笑無貽同
年之羞職無任悚懼之至嘉靖三十一年正月十六
日

獄中與趙然書院諸生書

書院諸友文會下昔承雅愛隨具謝言想已達矣年
來學業如何幸勿蹉跎也有懷不盡外獄中作數十
首附覽然予之志亦見於此矣繫獄友生楊繼盛再
拜

祭文

祭煤山文

係先生狄道遺筆
原集未載今補刻

惟山有自然之利而人不知取山靈其熱中久矣昔
知取矣未及於民而復塞山靈其抱恨久矣今特祭
告復開使山之利得以利夫民而遠邇之民得以享

山之利而今而後山靈其將以自慰耶亦或復自秘耶而使利及於無窮不止於一時已耶固知山靈之心必自慰而不自秘使利及於無窮而不止於一時已也

同鄉祭焦范溪父文

嗚呼唯公之德二靈協粹三懿用彰渾金璞玉秋月寒江唯公之容春柳秋霜碧梧翠竹巖巖其峯琅琅其璞唯公之行高明卓茂渠夔堅貞不流不激可愛可親唯公之學書廚經府鼠獄鷄碑落筆風雨鱗也

金石唯公之榮鸞封赫耀鳳誥輝煌彤雲牙護龍服天香唯公之壽遐踰七袞華胥夢殘雖不慙遺考終永延唯公之子燕由毓秀范水文宗朝陽鳴鳳海內人龍唯公之孫瑤光瑜潤蕙馥蘭芳森森竹立繩武有將嗚呼惟人有善孰悉諸身德容行學功備則淳惟天賜福萬有不齊榮壽子孫公介純禧萬事具足久爲公慶一夢不回忽爲公痛存隆其實沒曜其聲歟而不忘亦何足桐某等里閭雅誼休戚攸同俱客江南尤爲關情有淚如沱有哀如傷景行遺範山高

水長敬陳薄奠聊寫蕪詞以闡幽德以泄鄉私幽明雖隔精神則通惟靈燭燭鑒此愚衷嗚呼哀哉尚饗

同鄉祭太孺人耿母毋氏文

嗚呼痛哉天道不齊有如是哉以太孺人之植德幽貞宜享年有永以太孺人之相夫柔順宜偕老百年以太孺人之教子有成又宜膺其誥封而享其報茲固理之必然者也乃壽止五旬有一竟爾先逝而不少待耶天地間或然之數能幾何太孺人乃遽遭其變耶仁者弗壽良可恨焉相夫罔終良可悼焉教子

未封良可痛焉此太孺人之所以可哀也然人而有子是謂不歿子孫繩繩無窮是卽已壽之無窮也況子而有敬菴在孰謂太孺人之享年不有永耶妻之於夫在盡其相之道而已太孺人之治家教子俱有成績則相友之道已盡是雖五十有一而百年事業固已畢矣孰謂太孺人之相夫未偕老耶我國家之推恩也不以亾而或問則夫人之沾恩也不待生而亦榮太孺人之存雖未有寵命之封而太孺人之沒將不日膺誥命之贈又孰謂其教子之未享其報

耶是蓋或然之中而自有必然者在太孺人在天之
靈獨不可以自慰也哉盛等里開雅誼休戚攸同俱
宦江南尤其關情者觀太孺人之可慰雖共切夫景
仰屬望之私憫太孺人之可哀實不勝其病哭流涕
之至謹陳芻蕘聊表微忱靈其有知洋洋來鑒尚饗

祭馬南川父文

唯靈性樸質茂德懿行醇摘光戢景抱璞含真不學
而通不仕而崇不術而壽不疾而終嗚呼猗福篋壽
桂子竹孫萬事已足不生而存某繫園上舉世踽踽

惟公憂惻遣問旁午自公之歿孰爲知音西望悵然

涕淚沾巾乃爲之歌曰松雲慘慘兮悲風烈薤露淅

淅兮芳草歇寧山寂寂兮寒烟滅易水泠泠兮波聲
咽郊原茫茫兮玄廬結松楸蒼蒼兮若木折追悼哲
人兮腸欲絕何時生芻兮奠短碣

祭商少峯文

嗚呼人臣策名於朝此身卽爲君之所有而所以欲
盡人臣之職者則惟以致身爲極幸而在官鞠躬盡
瘁沒於王事者固所以盡其職不幸而下獄窘辱困

苦。歿。於。桎。梏。者。亦。所。以。盡。其。職。也。今。公。雖。歿。於。獄。謂
之。非。沒。於。王。事。不。可。此。身。得。致。於。君。則。臣。職。已。盡。人
道。已。畢。謂。之。非。沒。寧。不。可。亦。何。恨。耶。而。一。念。憂。國。之
心。固。將。凝。結。於。衷。而。萬。年。不。朽。則。天。地。神。人。之。所。以
共。痛。且。惜。者。也。况。某。等。患。難。相。與。休。戚。相。關。幸。翁。之
存。猶。懸。赤。幟。之。望。感。翁。之。歿。益。輕。再。生。之。身。其。慟。哭
悲。悼。之。情。當。何。如。哉。謹。陳。薄。奠。尚。其。來。饗。

祭易州楊五文

嗚呼。論。友。於。三。代。之。上。當。取。諸。縉。紳。休。采。之。列。論。友

於。三。代。之。下。當。求。諸。山。林。草。澤。農。圃。工。賈。之。間。蓋。若

子。小。人。之。迭。爲。隱。見。每。隨。時。勢。之。盛。衰。而。正。人。君。子

之。相。與。惟。取。其。義。氣。乎。固。要。不。當。必。以。區。區。之。勢。位

拘。也。自。予。登。第。除。南。銓。始。識。西。泉。於。賓。客。中。然。猶。以

爲。特。豁。達。磊。落。人。耳。及。予。以。諫。阻。馬。市。被。罰。遠。謫。雖

骨肉。至。親。亦。惡。其。後。於。家。而。拙。於。官。樂。其。歿。而。幸。其

不。歸。也。西。泉。乃。慰。嘉。禮。送。之。意。反。殷。於。初。則。其。相。與

之。情。已。出。尋。常。萬。萬。去。年。春。予。以。狂。直。排。奸。被。杖。繫

獄。其。際。誠。危。矣。平。昔。指。天。論。心。者。懼。禍。之。及。已。則。遠

絕之不暇。同時交遊者，疾名之勝已，則非毀之，惟恐其不足。而素以義氣著聞，豪傑自負者，恨言之侵已，且售計投石，要功洩憤於權奸之門。其孰與我乎？西泉乃三視獄中，通問不絕，其徬徨拯卹之意，又殷於初。雖齟齬庸瑣輩，惕以重禍，不恤也。則與人交遊之善，視世之以勢位相與者，其情之厚薄爲何如哉？西泉之行誼在鄉曲，聞望在遐邇，固難以盡述。然卽此一節，則其立心制行，當於三代以上人物中求之矣。視世之縉紳貴顯，隨時異情者，其人之賢不肖爲何如哉？

如哉？二月初，載攜乃郎，慇懃視問，握手交語，傾倒肺腑，相別無幾，計音頓至。噫，不棄我於患難，如西泉者，幾人而又奪之俾孤我於患難之中，嗚呼痛哉！西泉之正人君子，使見用於世，必能糾合善類，不相背負，可以同心共道，克濟時艱，縱厄於無位，使假之以年，必能表勵鄉邑，寬鄙敦薄，其挽時俗而躋之三代之上，可幾也。乃竟突然而逝，老天何戕善人之酷如是耶？世之生理已絕，宜速歿而倖免何限，乃濫及正人君子如西泉者，老天何福善禍淫之不公如是耶？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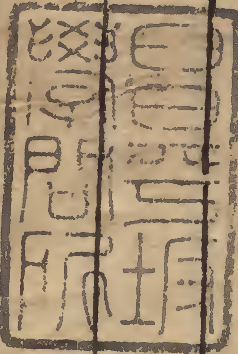
乃西泉命嗇適遭或然之數爾耶抑西泉古直不善媚天爾耶凡此數者皆不可曉狂直粗性甚為不平恨欲飛步太虛親問老天雖無聊語殊快果錯謬乞使生還更舉宜速歿而倖免者代之庶可為作善作惡者勸且警也嗚呼哀哉尚饗

附

張宜人祭文補刻

維 皇明歲次乙卯十一月朔越九日未亡妻張氏謹採首陽之薇深文隱刺挽汨羅之水致祭於夫君奉直大夫

椒山楊公之靈曰於維我夫兩間正氣萬古豪傑忠
心慷慨壯懷激烈奸回斂手鬼神號泣一言犯威五
刑殉節關腦此心嚴頭稽血朱檻戾笏張齒顏舌夫
君不愧含笑永訣渺渺忠魂常依北闕嗚呼哀哉尚
饗



楊忠愍公全集卷之二終

楊忠愍公全集

卷之二祭文

三

